今夜我隨你走了

睿申舊夢　文：老壽　畫：安家裕

他們在「七重天」坐了七十分鐘，下樓同坐三輪車，小張送筱胡蝶到瑞斐店門口回「小江南」。

兩天後，小張回家，在樓下遇到寶寶，她笑着對他道：

「有人打電話與我，你去捧筱胡蝶。」

「是的。」小張說：「她說你也捧她場。」

「我寄合五十元美金的支票與四眼隅。」

「你很早認識四眼隅？」

「他也隨朋友到書寓。你喜歡小胡蝶嗎？」

「我沒有女朋友，有些寂寞。」

「有過特殊關係嗎？」

「絕對沒有。」

「將來會有的。」

「不可能。」小張搖頭了。

「男女之間都可能，就像……」

「不要說下去了。」

寶寶先上樓。

筱胡蝶巡場的第九天，小張夜有應酬，酒後到「大都會」去，那夜有表演節目，是一個看來像浸血女鬼的在跳草裙舞。他坐下後不久，茶還未至，四眼隅來對他道：

「表演完畢，筱胡蝶就來。」

當小胡蝶坐下後，她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答道：

「我從『新雅』來，你有多日未打電話與我。」

「你喜歡我？」他貼緊着他。

「當然。」

「今夜我隨你走了。」

「你可以在那面過夜。」

「我沒有『指揮』，又不被有錢人包起。」

「生意如何？」

「明三天有些捧場客，此刻我的生意。據說可算中上，明年我到香港去！」

「我此刻實累與你到夜總會去，你喜歡什麼地方？」

「帶我到『伊文泰』吧！你在門口等我。」（二八八）

二七六：對「老」敏感

迷霧　陳浩泉

許久沒有跳舞，文慧的舞技已生疏，手脚也不那麼靈活了。現在面對着的又是一位陌生的英俊男子，她更難免有點緊張。

開始的時候，她的脚步凌亂，一會兒才漸漸覺得順暢。

「吶，現在你不是跳得很好嗎？」史提芬笑着說。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跳舞？」文慧問。

她猜想是阿欣說的。可是，史提芬却說：「我只是憑觀察估計。像你這麼時髦的女性，不可能不喜歡跳舞，而只要喜歡，就能跳得好。」

「嘿，你眞是聯想豐富。」文慧笑了。

交談了幾句，文慧沒那麼拘謹了，她問史提芬：「你認識阿欣很久了吧？」

「不到一年，不算久吧！」史提芬說。

「阿欣是很單純可愛的女孩，你可別欺負她。」文慧替他一眼。

「哎呀，你這個好表妹簡直是刁蠻公主，只有她欺負我，我那能欺負她呢！」史提芬低聲叫起來。

「那也好，女孩子兇點才不會給男人欺負。」文慧笑笑。

音樂完了，史提芬把文慧送回座位去。

「哈，慧姐，你跳得很好呀，眞是寶刀未老呢！」阿欣跑過來，大聲嚷叫。

「是嗎？哦有你跳得好！」文慧臉上堆起笑容，心裡可有點不悅，她突然對別個「老」字特別敏感。

「你表姐的確跳得很不錯，她以前一定是高手，只是現在生疏點。」史提芬說。

「你看，史提芬也讚你呢！」阿欣說，「以後，你多來我們的派對吧，多練習，一定可以跳得像以前那麼好。」

文慧只是笑笑，沒有答話。

二八八：性感黑星醉歌顛倒

鴛鴦慶　人主廳供　文：何蘭鳳

曼陀鈴奶多夜總會的瑞士廚房，歐英隼法德之長，其禮同二美，且飲且舞。樂壇上一色洋歌，都是南美、法、意來的男女歌星，其中有南非聯邦線條第一性感的深棕色紅女星——芳名「芭朵妮妮」——她雙眼水汪汪，五官之勻稱美，和那對圓挺的雙峰——正是：

芳軀下有神仙洞，無限風光在兩峰！

那圓細腰兒，長秀兩腿，令人感覺她的黑亮深棕細密的肌膚，光澤天然。

「她太徑冶了——天生的？」——「天生的！」其禮拉曼嵐起舞，就近者她唱一首「醉歌」——「她全是瘋功，並未飲酒，同梅蘭芳的貨如醉酒全一樣，憑做功，托出了一個由淺而深的『醉之尤物』！」其禮在雙耳邊說：「你們女人，也必動心！」——「我已不敢看她了，這個尤物，只怕大哥大，你也吃不消？」

「但你的醉態，也不她之下，你，杏眼也水汪汪！」一支唱過，只停十五秒鐘，又再續唱一支——「房中曲」！其禮一驚，貼住曼麗跳慢狐步——「啊，這是唐末大詩人李商隱的詩題呀，房中曲是五言。是傾念舊情人之作！與那有名的七律詩錦瑟相呼應，却是五言古體——歸來已見，錦瑟長於人！這是最後兩句……。」他用簡單英語說明。但芭朵妮妮在用英語唱：「雙約你的俊腰：上一點！喲，下一點！喲！哼深一點，淺一點吧？櫻蕾，櫻花之蒂，怕你碰撞喲，你！你！慢、快、慢！……。」

「這是房中曲？房中床上曲喲，含蓄而大胆！」其禮已譯作曼谷口語，曼麗幾乎全身偎在他懷中：「不行，坐一會！」珮姬已經看見，她在欣賞這不明內容但悅耳的歌聲！

「我們快快浸熱水，快快唱房中曲！」曼麗卸去了衣物，先進了衛生間。其禮在左右俄抱時，在啜食水蜜桃——「珮珮，我有辦法答應你們，但避免你們必有的刺痛——我只淺斟低酌，決不刺穿——你們的……蒙齒！這是兩千年前中國人稱謂珍貴的女性保貞線的名詞！」

「眞的？那又點會有快樂？」——「有！你們只衝住……大蜜杏！……。」珮姬沒料到十多分鐘便求他搗咀，她已喘氣蜜流！「不許你這樣！」她技巧地迎接了飛毛腿，哎喲一聲——「痛！……痛快！」曼麗在身旁親見到，他們合了體，大哥大已無能反對了！其禮被阿珮技巧地褒得獻身——「我能忍住一小時！」他眞試練了「生還」，阿珮已作了新娘。只一閃，他已彎身進到曼麗身上——「哥哥，忍了會病！我哀求你！」但他仍止於玄關，令曼麗不覺沙濕，輕輕哀求：「我要使你快樂！」

風言蜂語

倫深

影响官民關係

美領事認爲香港捐軍費與否不影响美港關係。

現在却影响了官民關係。

不能這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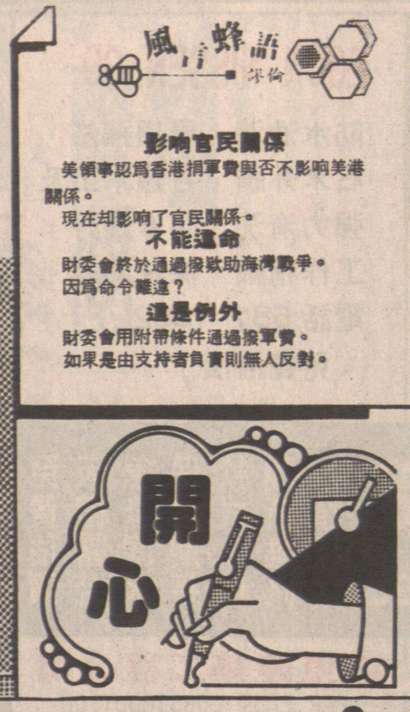
財委會終於通過撥款助海灣戰爭。

因爲命令難違？

這是例外

財委會用附帶條件通過撥軍費。

如果是由支持者負責則無人反對。



二八八：世界巨蕉

李太曰：「我知，送大蕉，然否？」

阿占笑曰：「有我，當然有蕉你食，有我，有模擬大蕉，有得賣喲，尖沙咀好多！」

李太曰：「嘿！你講個種嘢！」

阿占曰：「個種嘢乃是女性息物也！」

李太曰：「我唔要呀，你不可買呀！」

阿占曰：「然則送眞條伙界你喇！」

阿占擒擒青解除一切，曰：「依娃，睇眞一下，同你老公比又如何？有冇我咁勁抽？」

李太目灼灼，曰：「差不多喇！」

阿占不悅，曰：「你車大炮，我同幾個人比過武，冇一個夠我勁抽！」

李太笑曰：「你自己話自己犀利啫！」

阿占曰：「係眞喲，依娃，你唔好瘀我，打擊我信心。」

李太曰：「邊個瘀你啫！你又知不知世界最巨個條蕉幾多呀？」

阿占曰：「豈有此理，羅世界之最拋我？」

李太曰：「不是拋你，你知不知呢？」

阿占曰：「唔通你又知？嚇我？」

李太曰：「我當然知，一呎四吋零七分，你幾多喇！」

？你條蕉有冇七吋？」

阿占曰：「一呎四吋七分？即是一四七？正一四七嘢！冇用喇，這條世界巨蕉大而無當者也！」

李太曰：「你又知人冇用！」

阿占曰：「就算有用呀！你有冇胆食？」

李太咤曰：「留番你食？你條蕉有冇七吋？」

阿占曰：「哈，慧姐，你跳得很好呀，眞是寶刀未老呢！」阿欣跑過來，大聲嚷叫。

「是嗎？哦有你跳得好！」

文慧臉上堆起笑容，心裡可有點不悅，她突然對別個「老」字特別敏感。

「你表姐的確跳得很不錯，她以前一定是高手，只是現在生疏點。」史提芬說。

「你看，史提芬也讚你呢！」阿欣說，「以後，你多來我們的派對吧，多練習，一定可以跳得像以前那麼好。」

文慧只是笑笑，沒有答話。

一七三：素菲的慎疑

愛滋狂人　現代江湖實錄之十一　■田長歌

家姑說：「那一次你回來，神情悲傷。」

素菲說：「我是很悲傷，因爲看見一個石頭墳墓，和聽村長夫婦說話，我以爲獻民眞的死了！你知道，我這人較直覺。我……後來，靜夜躺在床上思前想後，發覺我在村長的家時，看見一對男人的名廠運動鞋在屋角，當時，我不以爲意，男人嘛，都穿波鞋的啦！可是事隔好幾天，我憶念獻民，想起他就喜歡穿這種牌子的運動鞋，他在家裡也留下一雙。我再想到村長已一把年紀，一個長期在窮村險島生活的老漢，怎會穿名廠運動鞋呢？一定在他家裡另有其人！」

「那村長多大年紀？」

「六十左右。」

「該等年紀，不會穿運動鞋吧？」

「或許他有兒子，但住在小島的窮等人家，不捨得穿那樣名貴的運動鞋。」

家姑一臉喜色，她伸手與媳婦互握，說：「那麼說，我的獻民可能還活着了！」

「我只不過騙自己一！」

「獻民，我的苦孩子，媽媽難爲了你！媽媽害得你好慘！」

「害得他慘是我！」素菲愧悔交煎。

「不，害得他慘的是萬昌和獻國！」

「即使他還活着，我這個罪人，也無面目再見他了！」素菲一臉愧疚難過。

「你至少要追查眞相！」

「這個當然。」素菲說，「明天或後天，我回外家，探探媽媽和素芬的口風。」

「素菲，獻民有愛心，也慈悲爲懷，我想他會原諒你！」

「可我不原諒自己。」

「素菲，別傻！」

「奶奶，放心，我素菲不會做傻事，但我不放過獻國，那條伙害我一次又一次！」

「對獻國，你也量着尺寸去做，千萬別——」

「你怕傷害自己的骨肉？」

「對獻國我已無骨肉情了，我怕你誤了自己，你還要帶兩個孩子。」

連串懷疑拼湊而成，認爲他沒有死！

連串懷疑拼湊而成，認爲他沒有死！

二七三：素菲的慎疑

家姑說：「那一次你回來，神情悲傷。」

素菲說：「我是很悲傷，因爲看見一個石頭墳墓，和聽村長夫婦說話，我以爲獻民眞的死了！你知道，我這人較直覺。我……後來，靜夜躺在床上思前想後，發覺我在村長的家時，看見一對男人的名廠運動鞋在屋角，當時，我不以爲意，男人嘛，都穿波鞋的啦！可是事隔好幾天，我憶念獻民，想起他就喜歡穿這種牌子的運動鞋，他在家裡也留下一雙。我再想到村長已一把年紀，一個長期在窮村險島生活的老漢，怎會穿名廠運動鞋呢？一定在他家裡另有其人！」

「那村長多大年紀？」

「六十左右。」

「該等年紀，不會穿運動鞋吧？」

「或許他有兒子，但住在小島的窮等人家，不捨得穿那樣名貴的運動鞋。」

家姑一臉喜色，她伸手與媳婦互握，說：「那麼說，我的獻民可能還活着了！」

「我只不過騙自己一！」

「獻民，我的苦孩子，媽媽難爲了你！媽媽害得你好慘！」

「害得他慘是我！」素菲愧悔交煎。

「不，害得他慘的是萬昌和獻國！」

「即使他還活着，我這個罪人，也無面目再見他了！」素菲一臉愧疚難過。

「你至少要追查眞相！」

「這個當然。」素菲說，「明天或後天，我回外家，探探媽媽和素芬的口風。」

「素菲，獻民有愛心，也慈悲爲懷，我想他會原諒你！」

「可我不原諒自己。」

「素菲，別傻！」

「奶奶，放心，我素菲不會做傻事，但我不放過獻國，那條伙害我一次又一次！」

「對獻國，你也量着尺寸去做，千萬別——」

「你怕傷害自己的骨肉？」

「對獻國我已無骨肉情了，我怕你誤了自己，你還要帶兩個孩子。」

二八八：仍能想到稱持

「當然歡迎。」她拉着他的手進門後，另一手將門關上，「好歡迎你，而是爸爸不歡迎你去帮厨的，你可別怪我才好呢。」

「我又怎會怪你？」他上前坐在沙發上，「你也過來坐，隔得太遠啦。」

「坐得太親密了，爸爸看見了會不高興的，」娜塔莎忽然靠近起來，「阿慕沙，在爸爸面前，我有點怕。」

巴耶夫在厨房確是弄得滿頭大汗，但心情舒暢，因爲他還在哼着俄羅斯民歌小調，倒是曾舒情和十分好聽的呢。

「教授，」王家山趨前，「我有機會帮您忙嗎？您在做什麼菜式？」

「著名的俄羅斯小菜。」巴耶夫扭過頭望望他，「啦，中國小伙子，你是不懂得做的，快回客廳去吧，陪我女兒談談天就得了，別越帮越忙吧，哈哈。」

「是。」王家山答，馬上轉身離開厨房。

他很了解教授的脾氣，教授不喜歡你帮忙時，即使百般哀求也是徒然的。

「被爸爸趕出來了？」在客廳的娜塔莎望着走上前來的王家山打趣地說，「阿慕沙，不是我不歡迎你，而是爸爸不歡迎你去帮厨的，你可別怪我才好呢。」

「我才好呢。」他上前坐在沙發上，「你也過來坐，隔得太遠啦。」

「坐得太親密了，爸爸看見了會不高興的，」娜塔莎忽然靠近起來，「阿慕沙，在爸爸面前，我有點怕。」

十二：出糧少了一半錢

巧婦難爲無米炊　王方

媽，美兒摟一個，抱一個，還有一個抱着她的膝頭。

面對着這三個嗷嗷待哺的兒女，美兒感到心酸，差一點掉下淚來。

家姑看到美兒買回來的東西不多，已經心知肚明，也爲她婦感到担憂。

家姑雖然只有六十多歲，但由於自小操勞，經過幾十年的歲月，已把她的精神體力消耗淨盡，現在經已老態龍鍾，行路也要倚着身體，平常時只能看管孩子，已經沒有體力再做那些繁重的家務。

她是晚年才得子的，所以，雖然家解，對果國共却嬌生慣養，千依百順，不料愛他反而害了他。

十二：出糧少了一半錢

家姑說：「那一次你回來，神情悲傷。」

素菲說：「我是很悲傷，因爲看見一個石頭墳墓，和聽村長夫婦說話，我以爲獻民眞的死了！你知道，我這人較直覺。我……後來，靜夜躺在床上思前想後，發覺我在村長的家時，看見一對男人的名廠運動鞋在屋角，當時，我不以爲意，男人嘛，都穿波鞋的啦！可是事隔好幾天，我憶念獻民，想起他就喜歡穿這種牌子的運動鞋，他在家裡也留下一雙。我再想到村長已一把年紀，一個長期在窮村險島生活的老漢，怎會穿名廠運動鞋呢？一定在他家裡另有其人！」

「那村長多大年紀？」

「六十左右。」

「該等年紀，不會穿運動鞋吧？」

「或許他有兒子，但住在小島的窮等人家，不捨得穿那樣名貴的運動鞋。」

家姑一臉喜色，她伸手與媳婦互握，說：「那麼說，我的獻民可能還活着了！」

二八八：仍能想到稱持

「當然歡迎。」她拉着他的手進門後，另一手將門關上，「好歡迎你，而是爸爸不歡迎你去帮厨的，你可別怪我才好呢。」

「我又怎會怪你？」他上前坐在沙發上，「你也過來坐，隔得太遠啦。」

「坐得太親密了，爸爸看見了會不高興的，」娜塔莎忽然靠近起來，「阿慕沙，在爸爸面前，我有點怕。」

巴耶夫在厨房確是弄得滿頭大汗，但心情舒暢，因爲他還在哼着俄羅斯民歌小調，倒是曾舒情和十分好聽的呢。

「教授，」王家山趨前，「我有機會帮您忙嗎？您在做什麼菜式？」

「著名的俄羅斯小菜。」巴耶夫扭過頭望望他，「啦，中國小伙子，你是不懂得做的，快回客廳去吧，陪我女兒談談天就得了，別越帮越忙吧，哈哈。」

「是。」王家山答，馬上轉身離開厨房。

他很了解教授的脾氣，教授不喜歡你帮忙時，即使百般哀求也是徒然的。

「被爸爸趕出來了？」在客廳的娜塔莎望着走上前來的王家山打趣地說，「阿慕沙，不是我不歡迎你，而是爸爸不歡迎你去帮厨的，你可別怪我才好呢。」

「我又怎會怪你？」他上前坐在沙發上，「你也過來坐，隔得太遠啦。」

「坐得太親密了，爸爸看見了會不高興的，」娜塔莎忽然靠近起來，「阿慕沙，在爸爸面前，我有點怕。」

十二：出糧少了一半錢

家姑說：「那一次你回來，神情悲傷。」

素菲說：「我是很悲傷，因爲看見一個石頭墳墓，和聽村長夫婦說話，我以爲獻民眞的死了！你知道，我這人較直覺。我……後來，靜夜躺在床上思前想後，發覺我在村長的家時，看見一對男人的名廠運動鞋在屋角，當時，我不以爲意，男人嘛，都穿波鞋的啦！可是事隔好幾天，我憶念獻民，想起他就喜歡穿這種牌子的運動鞋，他在家裡也留下一雙。我再想到村長已一把年紀，一個長期在窮村險島生活的老漢，怎會穿名廠運動鞋呢？一定在他家裡另有其人！」

「那村長多大年紀？」

「六十左右。」

「該等年紀，不會穿運動鞋吧？」

「或許他有兒子，但住在小島的窮等人家，不捨得穿那樣名貴的運動鞋。」

家姑一臉喜色，她伸手與媳婦互握，說：「那麼說，我的獻民可能還活着了！」

二八八：仍能想到稱持

「當然歡迎。」她拉着他的手進門後，另一手將門關上，「好歡迎你，而是爸爸不歡迎你去帮厨的，你可別怪我才好呢。」

「我又怎會怪你？」他上前坐在沙發上，「你也過來坐，隔得太遠啦。」

「坐得太親密了，爸爸看見了會不高興的，」娜塔莎忽然靠近起來，「阿慕沙，在爸爸面前，我有點怕。」

巴耶夫在厨房確是弄得滿頭大汗，但心情舒暢，因爲他還在哼着俄羅斯民歌小調，倒是曾舒情和十分好聽的呢。

「教授，」王家山趨前，「我有機會帮您忙嗎？您在做什麼菜式？」

「著名的俄羅斯小菜。」巴耶夫扭過頭望望他，「啦，中國小伙子，你是不懂得做的，快回客廳去吧，陪我女兒談談天就得了，別越帮越忙吧，哈哈。」

「是。」王家山答，馬上轉身離開厨房。

他很了解教授的脾氣，教授不喜歡你帮忙時，即使百般哀求也是徒然的。

「被爸爸趕出來了？」在客廳的娜塔莎望着走上前來的王家山打趣地說，「阿慕沙，不是我不歡迎你，而是爸爸不歡迎你去帮厨的，你可別怪我才好呢。」

「我又怎會怪你？」他上前坐在沙發上，「你也過來坐，隔得太遠啦。」

「坐得太親密了，爸爸看見了會不高興的，」娜塔莎忽然靠近起來，「阿慕沙，在爸爸面前，我有點怕。」

二七三：素菲的慎疑

家姑說：「那一次你回來，神情悲傷。」

素菲說：「我是很悲傷，因爲看見一個石頭墳墓，和聽村長夫婦說話，我以爲獻民眞的死了！你知道，我這人較直覺。我……後來，靜夜躺在床上思前想後，發覺我在村長的家時，看見一對男人的名廠運動鞋在屋角，當時，我不以爲意，男人嘛，都穿波鞋的啦！可是事隔好幾天，我憶念獻民，想起他就喜歡穿這種牌子的運動鞋，他在家裡也留下一雙。我再想到村長已一把年紀，一個長期在窮村險島生活的老漢，怎會穿名廠運動鞋呢？一定在他家裡另有其人！」

「那村長多大年紀？」

「六十左右。」

「該等年紀，不會穿運動鞋吧？」

「或許他有兒子，但住在小島的窮等人家，不捨得穿那樣名貴的運動鞋。」

家姑一臉喜色，她伸手與媳婦互握，說：「那麼說，我的獻民可能還活着了！